

· 岁月悠悠 ·

重逢

■董明 文

十年。

很难想象距离初见已倏忽十年。总觉得这样的开头,应出现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才应景。

刁来学校找我,初中毕业后,我们几乎没再联络。辗转得知我来上海读研,她微信上给我发消息,说她在上师念书,表弟家住国权路,想顺道过来和我叙叙旧。

我突然就有些踌躇,这么久没见了,乍一下联系上,怪尴尬的。她那边比我想象中热情,絮絮说着一些遥远又模糊的往事。仿佛昨日是那个炎热而安静的夏日傍晚,我和她依旧白短袖黑裙子,踩着下课铃横穿过操场去赶校车。空气里水分很足,经过花坛时有淡淡的萱草香,一道道阳光停在树干上,杏子皮一般金黄。

再见是在周末,上海的冬天淅淅沥沥飘着冷雨。回忆早已褪了色,幸好刁的变化并不太大。我几乎一眼在人群中认出她,标志性的大眼睛、厚嘴唇,不会错的。她着装成熟了很多,黑皮衣、高筒长靴,眼影是BR-4古铜渐层色。鼻梁与颌骨两侧打了高光,本就立体的脸颊轮廓更坚挺了,很有型。她笑迎上来,抖抖伞上的雨水,就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女将军。我局促地扯扯嘴角,接过一个略

显夸张的拥抱。本以为她会诧异于我的变化,至少对头发的长度和甩掉的十几斤赘肉表示一下赞赏。

没有。她轻车熟路地拍拍肩,听说你们学校光华楼有一个星空咖啡厅,去坐坐?

她还是老样子,大大咧咧的,跟坏心眼不沾边,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快活。果真如此吗?我不相信时间甘愿在一个人身上不留下一点痕迹。

我还是发觉了不同。在等电梯的短暂沉默里,她挑起一个不算新奇的话题。以往但凡有她在,沉默是无缘的。丁冠淮去康奈尔大学了,你知道吗?我说道。那老哥算是这一届现在混得最好的,声名远扬。我朝她笑笑,凑近看见她敷得并不均匀的粉底下面,散布有一圈浅浅的痘印。

“微信朋友圈见证了丑小鸭变美的过程。”她蓦地来了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像是一下子快进到中部的视频滑条。中学时代的我不修边幅,厚厚的齐刘海和黑框酒瓶盖眼镜,的确与现在判若两人。我听出这是句恭维,但不知道怎么接茬,苦于如何故作熟稔地回应。像从前一样勾住她的脖子,哈着气挠她,说,得了吧少来,别编漂亮话?可她的神态是有点疏离的真心实意,会不会冒犯了?我真是个极其忸怩的话题终结者。

电梯显示的楼层数字在不断爬升。十三、十四、十五。

星空咖啡厅到了。

逃离密闭的空间,我和她似乎同时松了口气。

当摩卡与拿铁端上来的時候,袅袅的热气盘旋开。我加点了蓝莓奶油蛋糕,和刚上的新品:一碟沾了椰粉的水果蜜饯。甜点伴咖啡,突然就有了聊天的气氛。幸好,情感、八卦、旅行见闻,是女生之间开启话题的万能钥匙,再陌生的两个人也可以凭此来维系最基本的互动热度。何况,我和刁是故人。即便久不联络,掺一些舒缓的英文老歌和囤积多年的怀旧佐料,至少表面上,亦足够让这次相聚活色生香了。

她跟我聊起不少初中同学的近况,金融在南京的银行工作,欧青妮去了南大读研,华磊和王康宁都保研了本校,王宇果真遂了心愿申到直博,潘媛考上公务员,现就职于浦东机场的海关……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名接二连三地蹦出来,我甚至可以迅速反应出那个时候他们的模样。就像被刻意抛入一个落满灰尘的角落,他们在那里待了很久,很久,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轻,轻得像一枚针。

被重新拾起的时候,并不成为负担,却仍有刺痛。

我愈加明白自己其实是一个个性偏向寡淡的人。初中毕业时班里很多人哭了我,我别过干涩的脸感到不知所措的罪过。我从不会留恋一整个集体,集体太繁杂了,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感觉。

所以,无论在哪个求学阶段,毕业后我都很少参加班级聚会。只和几个同样孤僻的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刁并不算我非常亲密的朋友,她是享受镁光灯聚焦在自己身上的类型。友达以上,闺蜜未满。所以失联又重逢,

不存在被遗忘的怨念,亦生发不出太多的惊喜。这样的关系也挺好,随遇而安。

我发现她说漏了一个人。王翔。那时的班长。他们当年多亲密呀,处得跟拜把子兄弟似的。我等她说出这个名字。

她兜着圈子,绘声绘色地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后来无话可说,干脆怀念起了死气沉沉的语文课。“黄老师一提问,班里就安静得不得了,搞得跟抽签上断头台一样。记得吗?”她笑得很夸张,眼角漾出鱼尾纹。我倒觉得遇上一个严肃的老师胆怯了几分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她在回避什么呢?“听说王翔在中国政法本硕连读。”单刀直入,我用的陈述句。省略不必要的寒暄与确认,捕捉住她一瞬间的错愕。“你肯定知道的。”我追加一句。

明了那错愕不是针对王翔的现状,而是我如此裸露地提及一个让她不知该以怎样的立场来回忆的故人。

女生最懂女生的心思。当她口若悬河的间隙陡然变得谨慎,甚而谨慎中有种不完全能称之为戒备的神情。——就像猫咪一样,态度冷漠却绝不妥协。

生活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错位的感情与时间。当她终于打算接受相处多年的好友成为恋人,对方却同意了另一个女生的告白。他们心照不宣地不再联络。男女关系最难的是,相互坚定的时间不一样,连开始都不可以的那种。

每个人的初恋那么美丽的理由,或许不仅因为初恋的他那么美丽,还

在于初恋时光里自己不成熟的年轻、无比天真的热情和来不及说出的那一句对不起。

咖啡凉了。

直觉告诉我,十年,我们正慢慢靠近一种生活,一种大概还无法清楚预见的生活。因为我们总是更了解自己不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感情如此,感情之外的亦是如此。

刁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知道要干什么。看见周围已经工作的朋友经济独立了,很焦虑。我又何尝不是。我开始隐约明白,先前电梯里她皱巴巴的眼神: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学院比文学院更为捉襟见肘。她提到丁冠淮,提到康奈尔,曾经朝夕相对的玩伴,如今已蜕变为一个传说。像海市蜃楼,近在咫尺,又望其项背。

重逢之后,我又复归了原先的生活轨道。新续上的情谊,一切随缘。

校园里的樱花开了,一场春雨之后凋谢了大半。清明假期从家中回来,落了个干净。看着绿茵茵的树冠,倒也觉得畅然。重逢有时候很像是生活心血来潮的补偿。随意中带着点戏谑,有如一块外表可口的饼干,内底里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的味道,失却了回味的耐心和继续下去的勇气。

时间倏忽步入四月,春已即将过去。连续多日阴沉沉的。仿佛在惋叹我们所剩无多的、可以像这样无病呻吟的日子。我记得那回相遇又分别,和刁从光华楼走出来,也是一个阴雨天。雨水在玻璃上形成一道阻隔的帘幕。

她在车窗里朝我挥手。再见,再见。

· 旅游日记 ·

莎翁故居遇见汤公

■赖云龙 文

去年金秋十月,跟团英伦行来到斯特拉特福镇。导游安排大家自由活动。在欣赏小镇的迷人风情和瞻仰古朴典雅的莎翁故居两者之间,我们合家毫不犹豫地一致认为以参观莎翁故居为主。

莎士比亚的故居在小镇的亨利街北侧,是一座带阁楼的二层楼房。本结构的房屋框架、斜坡瓦顶、泥土原色的外墙、凸出墙外的窗户和门廊使这座16世纪的老房在周围的建筑群中十分显眼。

我们三人急匆匆来到故居售票处,走进一看,女儿告诉我,和莎士比亚相关的有3种门票可供选择:三联票,包括荷尔故居(Hall's Croft 荷尔故居属于莎士比亚的女儿苏珊娜和她的医生丈夫约翰霍尔所拥有);纳什故居(纳什故居是莎士比亚孙女伊丽莎白居住的地方,以她第一任丈夫Thomas Nash 来命名)和新居(New Place 是莎士比亚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地方,1616年莎士比亚在那里与世长辞),以及莎士比亚故居。时间有限我们三人只买了莎士比亚故居票,买票的人不多,成人票24磅,儿童票12磅。其实可参观的地方并不大,整个行程中,我个人感觉从性价比来看票价是比较贵的。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在这座楼上二楼的主卧室。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并度过了和他的新婚妻子的第一个五年。莎士比亚48岁后搁笔,从伦敦回到斯特拉特福镇,退隐故里。我们怀着缅怀和崇敬的心情进去参观。

进展厅后,我们立刻被丰富的展品、翔实的史料深深吸引,古典的温馨迎面扑来。时间仿佛在穿越,条桌、橱柜等旧式家具和壁炉、板凳、镜子等古朴用品和陶瓷使我看到了和了解了莎士比亚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

活的情况和场景;时间仿佛在聚焦,影像、相片等原始资料,手稿、书籍等众多展品使我 对莎士比亚这位世界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剧作家和诗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使我对他有了更深的崇拜与敬仰。

在参观中,前方不远处灰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华人模样的老人,头微低下,手扶眼镜,身体前倾,全神贯注凝视展柜里面的物品,似乎还喃喃自语。等老人走后,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老人。一瞧,哇,原来是一本八成新的中国线装书。在一束专业的LED灯光照射下,书本非常清晰,翻开着三分之一的书,左页是竖排的繁体汉字,右边一整页是一幅插画,且画中有画,图中一个古代装束的男子在欣赏一幅女子画像,书的下面安放一块牌子,上有英文说明。我立马用手机镜头拉近距离拍照并用手机上安装的“微软翻译”APP拍译,才有了基本了解。原来是2010年,“莎士比亚诞生地信托基金会主席戴安娜·欧文博士作为礼物,收到了一份特别的中国西安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手抄本。”

汤显祖是中国古代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且都代表着东西方文化中戏剧作品的顶峰。莎翁故居内展示陈列汤显祖的代表作、中国戏剧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牡丹亭》的书籍,是东西方文化的共识。后来我还了解到,戴安娜·欧文博士2011年到汤显祖曾经当过知县的遂昌访问交流,在参观了汤显祖纪念馆等地后,戴安娜·欧文女士说:到遂昌这里才知道中国文化的久远,才知道汤显祖《牡丹亭》的凄婉和动人。

参观完莎翁故居二层楼房的展览后,我来到故居的后花园环顾四周。忽然发现,花园内有人似乎在拍



电视,便赶紧走过去看,有了新的发现和意外的收获。我看见有一组青铜塑像掩映在绿化中。长方形的青铜台桌左右两边是身穿中国传统儒士服装、手执毛笔的汤显祖和身着西方经典服饰、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相视畅叙”。青铜台上用中英文刻着“纪念戏剧艺术大师威廉·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中间是《牡丹亭》剧照和《哈姆雷特》剧照浮雕图案。再下面还刻着中英文“汤翁故里·中国抚州赠”字样。整个雕塑栩栩如生,人物形象逼真,俩人四目互视,仿佛“隔空交流”,工艺异常精细,是雕塑中的精品。

两位戏剧大师都是在同一年(1616年)去世的。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奇妙的巧合。东方戏曲家汤显祖,与西方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虽然生前远隔千山万水,从未谋面,但两位是同时代的文学巨匠,都各自写出了流

芳百世的经典作品,对东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青铜塑像,跨越时空在英国“相遇”,成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佳话。

在一旁拍电视有三个人,立着的摄影机正对着青铜塑像,其中两位是年轻的华人,他们大概是拍摄和雕像有关的电视。在他们还没有开拍前,我向华人咨询,她很热心地作了简介介绍:这尊塑像是抚州市于2016年赠送给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的,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奇瑞创作,2017年4月,在莎士比亚诞辰453周年之际,来自英国斯特拉特福和中国江西抚州的代表在莎翁故居花园为这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青铜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

莎翁故居遇汤公,使我看到了超越时代的文化融合,穿越时空的巨匠相聚,英伦之旅不虚此行。

· 诗抒胸臆 ·

鹧鸪天·鲜奶小方

■冯如

一点猩红堕雪轻,
香风渐冷玉脂凝。
鹅绒忍划柔心软,
桂魄微尝甘酪馨。

花易落,事无成,
金樽玉饌慰平生。
宾鸿偶至安陈榻,
奉与仙糕万语倾。

嘉峪关的明月

■丁国平

群星黯淡月儿圆,
大漠深处银辉泻。
借来一份融心内,
再不炎热宁静远!

高高秋月挂凉天,
宁静无语相对看。
一缕柔情了无痕,
隔窗相望情潸然。

雄关万里镇瀚海,
明月一轮照天山。
遥想当年戍边苦,
折柳何曾有春天!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